

水井

程远

记不清是哪年了，树基沟镇开始挖大井，共三口：一口在小学校道下，小火车站前，一口在木材厂附近也就是老澡堂子那块儿，还有一口在104户居民区靠大道旁的广场上。这三口大井，都是工业水源，确切地说是供给镇政府、小学校、卫生所及矿山办公区的自来水系统，而非居民生活用水。

那时，我们上下学总是路过正在挖的一二号井，人们争先恐后地忙碌着，挖出的黄土堆在公路旁，老高老高，惹得我们这些孩子抢着上去，探望那深坑里的小人。据说，很多工人都是从各单位抽调来的，甚至招了一些职工家属做临时工，母亲和邻家的婶娘就在其中。若干年后，母亲说，一生中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这段临时工没能坚持到底，因为那时候，我们兄弟几个还小，加之家务繁重脱不了身，只能半途而废。而那些坚持下来的婶娘，最后都变成了集体工人，直到退休都有工资。为此，母亲很是自卑。

除了上面三口大井外，镇上居民用水就靠一般的水井了，无需赘述，你也会知道那种井沿旁高高竖起的一个立柱（通常是够两手相握的粗铁管），上置滑轮，支起一个较细的铁管或木杆，又一头栓了绳子，一头坠了石头——借用我班偏爱理科的谷守红同学的话说是：以物理杠杆的原理来汲水。当然，也有用辘轳的，不过很少见。这种水井在整个镇上究竟有多少，我不知道，起码二三十吧，起码每个居民区、点都会有吧，而大一点的肯定还不止一个。

我家居住的粮站下片就有两口井，分别位于小火车站下梁功武家旁边和粮站门前的马路对过，修建年份也差不多。距离呢？前者离我家百十来米，不远。后者从我家这趟房出来，沿着杨柏栋家房头的那条巷子，经过下院老李家、老金家、老郇家、老卫家四趟房，再过

粮站前的马路，虽然也不是多远，但回来却是上坡。

我们挑水通常愿意去后者，即成语书上说的舍近求远。

去梁功武家旁边的水井虽然近，路也平，但要走七八家门，难免遇到一些邻人，这不仅要打招呼，还要躲躲闪闪，生怕水桶里的水溅到人身上。尤其是夏天，人们愿意在房门前吃饭，地上放着桌子，四周围着板凳，挑水经过就不是很方便，况且也不是就挑一趟——谁家的水缸不是能装三挑两挑的呢！何况这两趟房中，每趟都有一名女同学，趑趄趑趄地走过，就很没面子。但孙朋除外，因为他家在梁功武家旁边有一个大园子，种着很多蔬菜，去那儿挑水，顺便也看看自家的菜是不是被人偷过，或是让猪牛给拱了栅栏。

夫夷以近，则游者众，险以远，则至者少。这是王安石先生说的吧？相比之下，去粮站前的井沿挑水就相当于逛风景了。毕竟那里，有镇上唯一的粮站唯一的中学唯一的公路，即便看不见什么大风景，偶尔也会有收破烂的、吹糖人的、耍猴的、铜锅铜碗的，甚至驻扎在附近莫日红山上的解放军，开着绿色的敞篷汽车从公路上远远而来，他们或是来镇上放映电影，或是和这里的厂矿学校打篮球赛。如此，脚下自然加快了步伐，以免错过电影或球赛。此外，井沿旁边的王华军家是商业户（他爸是镇上商店的会计，人称商店小王），他家虽然面积也不大，但却隔出一小间开

了小卖部（商业头脑可见一斑），零售烟酒糖茶油盐酱醋，这在我们下片是唯一的一家，我们到这儿挑水，顺便也给家里买点急需的用品。

王华军大我一两岁，和杨柏栋同学。有时，我和杨柏栋玩的时候就会碰到他，虽然谈不上怎么要好，但也算熟悉。但后来我们就不来往了，因为那年冬天，我们一起在井沿边玩骨碌冰（满族习俗：农历正月十五的晚上，儿童结伴在封冻的大河上或是井沿边滚冰，即可消除一年的病灾。谚云：骨碌骨碌冰，越活越年轻。）为了比试摔跤，我竟然把比我高大的他重重地摔倒在井沿上，这让商店小王很生气，领着儿子来我家告状。自此，我也不再去他家买东西了。

现在想来的确有些后怕。要知道，那时的所谓井沿只有四块木板挡着，且仅仅高过脚脖……

后来不知何时，镇上又流行起自家打水井了，因为去井沿挑水毕竟是体力活，也不乏危险，而很多人家的孩子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也去外地上学和工作了，家里只有老人，吃水就成了问题。镇上的自来水工程没有引入住户，就只有自己想办法，好在矿上不缺铁管，也不乏能工巧匠，大家就自制井头：高级些的状若葫芦，普通点的干脆大管套小管，压水的杠杆也是铁管焊接，然后刷上金粉银粉。打井时，也是邻里之间互相帮忙，三五天，甚至要一周时间才能打好一口井。为着方便，这井也往往打在自家的厨房里。又因为逼仄，井里只容一

人，镐头刨石，铁锹铲土，然后一筐筐由上面的人用绳子拽出来。有时，即便出水了，也要看水量多少而决定是否再挖。很多情况是觉得可以了，埋了水管，封了地面，几天后水量却明显下降，以致压不出水来。还有一些是水总也不清，黄汤一样无法饮用。最难堪最点儿背的是打了旱井，白费了力气，只好换地儿重打。

我们家那趟房每家都先后打了井，但也都没用几年，就都废了。后来，大家就将孙朋家前园子里那口老井淘清了，重新启用（也说不上老吧！但在孙朋家搬来之前的李姓人家就有了，那时，只不过我们还太小，将不清究竟是谁家打的井，反正很久就用铁板给封上了，上面只露出一个生锈的井头）。记忆中，这口井的水量也不是很大，所以除了我们这趟房四家使用外，其他人家很少来打水，不过因为靠近铁道，有一年秋天，铁道南的谁家柴火垛着了火，这口水井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。

就在我要写完这篇文字的时候，谷守红来电话，说他家旁边曾有一口用辘轳汲水的井，不是很深。谷守红家虽然离我家不算远，但因中间隔着几块菜地和几个农民户，所以他家算作上片。尽管我也常去上片玩，但对使用辘轳的那口井却一点印象也没有。谷守红说，那口井，有人跳下过，是一个他认识的女孩，正念高中。那是一个傍晚，谷守红进屋吃饭前，看见这个女孩和一个男同学在井边说话，不多时，突然听见有人喊：救命啊！有人跳井了！谷守红第一时间冲出屋，来到井旁，猛摇辘轳，最终把女孩救了出来。

我说，那个男同学你救了吗？

谷守红说男同学没跳。

我说，好像你事先就知道要出事儿似的。女孩长得好看吧。

唉，一晃好多年了。谷守红挂掉了电话。

独坐湖边

邱冬

朋友们都去天柱大峡谷游玩去了，只有我一个人独坐湖边。我不是故意的，是腿疾耽搁了我的游程。

因为一场前所未有的疫情，即使是五月，即使是名山天柱，也少有人来。前日刚下了一场雨，雨过天晴，天空显得格外湛蓝。云很少，丝丝缕缕的，像春种前坐不住的农夫，叼着旱烟，驮着锄头，在绿油油的秧田边闲逛。

女主人不爱说话，默默给我上了一杯“弦月”，便悄悄走开了。茶叶嫩绿，起先有少许叶片浮在水面，在我漫不经心的注视下，一片一片，悄然沉没。

看来，女主人和茶都是懂我的。她和它善解人意。

湖很小，小得让人怀疑是不是该叫湖。湖的名字叫桃源，春上的时

候有桃花，除掉桃花，映山红也是理所当然有的，但现在，早已寻觅不到它们红艳的身影了。湖水碧绿，岸边高大的苗竹碧绿，那些松林和落叶乔木、水边的草、胡乱生长的灌木，皆碧绿。

在这样碧绿的环境里，人的心情自然清明澄清，纯得只剩下一点绿了。

起风了，风很小，也是静悄悄地来，静悄悄地去，就像小脚的外祖母在深夜踮着脚走进我们的房间，生怕惊醒了我们的梦。

外祖母是来查看被窝的，小舅顽皮、哥顽皮、我顽皮，三个顽皮的男孩睡在一起，将白天刚刚被米浆浸泡过的被窝踹落于地，是意料中的事。秋天收割的稻草铺在床底，温暖绵软，新鲜米浆浸泡过的被子，清香绵软。男孩子们睡得很香，发着轻



初夏 王泽民 摄

微的鼾声，小胳膊露在外面，梦里的傻笑，梦口水、磨牙……外祖母很受用，她在冬夜，在小木窗渗进来的苍白月光中站立了很久，才弯着腰，恋恋地离开。

为什么这样呢？为什么会想起外祖母。我叼起一根烟，虽然我已经戒烟很久了，但还是忍不住。

水波很小，后浪推前浪，前浪摔在沙滩上，总以为它已失去，其实没

有，它只是完成了一次流浪的过程。它并没有消失，又回去了，又起了新的一层浪。

很多年前，在桂林，在漓江的岸边，有一个女人，她为我，披散了头发，她为我，将爱情写了又写。

我已经醉了。

在世间，并非只有酒能醉人。风物、爱情、山，甚至一小撮湖水，都能令人沉醉。